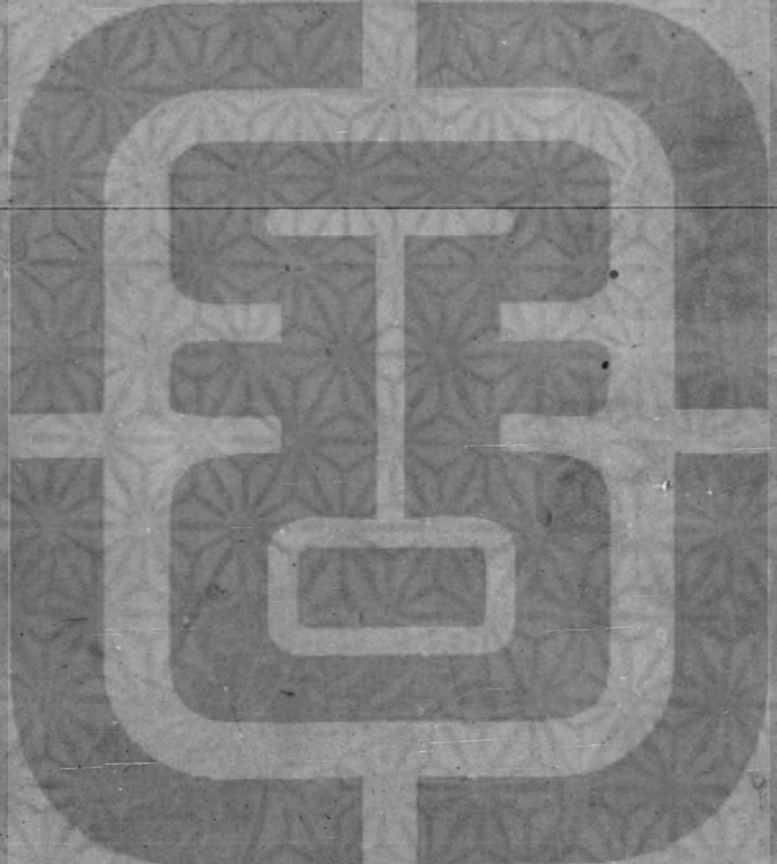


集

又選

軍九之

五中



文選卷第四十九

靜勝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外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干令外晉紀惣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論之通稱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鸛

雀說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漸進也言

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鸞雀小鳥喻俗人也善

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

焉能致此位乎向曰公孫弘收豕海上徵賢良對策擢第

拜中郎遷御史大夫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

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

時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

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

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

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

在遠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

生見主父而歎息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

人不能及也蒲輪徵隱之車枚生枚乘也主父偃上書闕

下引見歎息曰何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

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

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

下朝秦暮召入見謂曰群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牧弘羊擢於賈古豎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

侍中善曰漢書曰衛青奮於奴僕曰碑出於降虜翰曰

桑弘羊洛陽賈人子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後擢為侍中是奮

起於奴僕也衛青者取母之姓也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

太子降漢沒入宮輸黃門養馬肥上拜為馬監虜媼通

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

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

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

磾以父不降沒入宮輸黃門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

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

銑曰曩昔也傳說代胥靡板築殷王高宗求而得之以為相
相舜戚飯牛於齊門桓公見而用之言此數君之遇亦同
之明已辭也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
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
甯戚飯牛居車下望相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篤行則
石建石慶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孝謹也此二子皆以孝謹
慶皆以馴行孝質直則汲黯卜式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
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式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
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善曰汲黯已見推賢
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
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
則趙禹張湯銑曰二人共定諸律令善曰漢書曰張湯
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

黎人至中大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夫黎音郢大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善曰楚辭曰突梯
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
不通經術談笑類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濟曰應對謂抗荅
俳倡以故得嫁贖歷數則唐都落下閎良曰漢令此二
日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上唐都邑郡落下閎與焉益
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
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侍詔太史更作太
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閎有落下閎
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濟曰李延年善歌新聲為協
日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奉使則張
為協律都尉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將帥則衛
騫蘇武銑曰張騫使西域蘇武使匈奴並著誠將帥則衛
騫蘇武節也善曰張騫使西域蘇武已見西征賦受遺則
青霍去病向日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受遺則
善曰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

霍光金日磾濟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如有不諱許當嗣者

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磾

公之事光讓曰磾曰磾亦曰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

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良曰其餘謂

盡也典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

纂繼洪大也繼脩大業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

其德纂修其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翰曰六藝禮樂射

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六藝六而蕭望之梁丘賀

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銑曰蕭望之脩

易夏侯勝理尚書韋玄成脩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

穀極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

詩事同縣右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

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

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

彭祖字次公與顧安樂俱事廷孟公羊春秋有顏嚴子學

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曰士褒

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

年濟曰張安世為車騎將軍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

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為給事並有名補

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

見西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良曰黃霸為揚州刺史王成為

為淮陽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尹翁

歸為東海相趙廣漢為京兆尹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張敞

為京兆尹言此數公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善曰漢書

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

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

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季

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
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
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
翁歸字子況并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
為涿郡太守道不捨
遺趙張已見西征賦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
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

于令外

魏曰何法盛背書云于寶字令外新蔡人於以尚書即領國史遷散騎常侍

紀論者論華魏命之事草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大官作此論以論之善曰何

法盛背書曰于寶字令外新蔡人始以尚書即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宜

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向曰俟待謝序

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之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殄馳高誘曰代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文或以質其立不同也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哩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太矣成而弗有鴻黃世及以壹善本作一民也翰曰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帝也世及謂父子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大名也銖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曰文德也外禪謂行殘殺以順大名善曰謝靈

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廣
 背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
 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向曰湯伐
 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紂以啟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善高
 光爭伐定功業善曰漢高
 也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善曰漢高
 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
 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
 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善本有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
 也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言古者敬其事
 也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
 命善本命上以如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翰曰古者謂堯
 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
 也善曰尚書曰月王元曰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
 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
 位於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孤突歎曰時事之微也故敬其事豈人事乎其天意乎統
 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言終始不同豈惟
 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一首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
 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統曰雄才

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
 懿任文學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

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良

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遂服輿

軫驅馳三世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

掾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性深阻有如城

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

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言宜

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

采取拔擢也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故賢愚咸懷

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

小大畢力向曰懷來畢盡也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

臣畢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

其事濟曰鄧艾為典農宣王見而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

郎隙甲細貌州泰先任荆州刺史裴潛從事潛每使

泰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兗豫二州刺史艾善武而

泰善文言宜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善曰魏志曰鄧

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宜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

宣王宜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鄧艾語曰初荆州

刺史裴潛以州宜為從事司馬宜王鎮宛潛數故能西擒

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

善本不孟達東舉公孫淵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並據兵反俱是宜

從才

王討而平之擒執也善曰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

及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守太

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內夷曹爽外

王三年遣司馬宜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襲王陵韓曰夷滅也曹爽廢之後有反狀夷三族太尉王陵謀

立楚土彪宜王舉兵襲於壽春陵乃向縛而降善曰干

寶昔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

說曰

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血東支具人輔車之勢濟曰諸葛

略獨斷征伐四克魏曰神略言智如神斷也法言云湯

善曰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

法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克也

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

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推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宜王能拒之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城而自節制矣左氏傳宮軍旅屢動邊鄙無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良曰

也鄙亦邊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翰曰世宗景帝也宜王薨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太祖文帝

也世宗薨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繼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善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

將軍輔政父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

文善本序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在軍旅屢動文上玄豐亂內欽誕寇外統曰玄夏

豐作亂景帝誅殺之夷三族欽文欽誕諸葛談此二君俱為亂欽則景帝將誅而奔吳誕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

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放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

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潛謀雖密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

而在幾必兆也向曰潛謀玄豐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默

異圖用勦前烈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

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然後推轂鐘鄧長驅肅曰

造將推轂而送鐘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也善曰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

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戰三關闕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

電掃劉禪入臣翰曰三關謂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也

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此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

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與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天符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善本作入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紀歌德說上始當非

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謂祭器之物善曰千寶晉紀曰

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名器禁於周公權制

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

亦如周公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

之位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正位居體重言

慎法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

重言重行言重則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善曰周易曰山附

有法行重則有德安宅毛詩序曰儉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善曰論語曰君子

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善曰論語曰君子

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故民誅惟新四海悅勸矣

銑曰言人皆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

而從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善曰毛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人人志聿脩祖宗之

其勞說以犯難人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脩祖宗之

志思輯戰國之苦向曰聿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

日毛詩曰無念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濟曰腹心謂近臣也

爾祖聿脩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異議謂張華王濬言

伐其便苟勛賈納善本納上羊祐之策以善善本善上為

衆良曰征南將軍羊祐上疏請伐吳上納其策以從衆人

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

納之而未宜左氏傳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

從之不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善本作羣議而杖王杜之

決翰曰咸寧武帝年號排排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

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特運宜征

伐上藉許之賈充荀勗等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

預亦上疏先納羊祐之謀重汎舟三峽介馬桂陽三峽
 以濬頊之變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三峽
 山名桂陽郡名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
 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自高山指
 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
 侯不侯介馬而馳之僕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
 時江湖善本作來同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
 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
 王濬帥巴蜀之卒得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
 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擯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
 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也隋曰夷平也壘垣軍壘
 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班布也正
 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
 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議曰正朔太康之中
 所加莫不歸義其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

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

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

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善曰東觀漢記曰

建武七十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

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

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民相遇如善本如

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善曰孔子曰昔者大道

字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

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向曰諺傳

窮人謂百姓盡富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

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善本作之

一時矣齊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辨明時

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接神契曰天武皇既

下歸往人樂生論語曰世可知言喻遠也

崩山陵未乾揚駿被誅母后廢黜也良曰山陵未乾言時道

遺太后楊氏干求寧宮黜為庶人母為惠帝母善曰漢書崔禹日將軍墳墓未乾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

揚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

以二公楚王之變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太子太傅孟觀請

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必專權勢使董猛使

言於太后太后遣謁者李雲收瑋付廷尉伏誅善曰干

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

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

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宜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

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

伯李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弟歲構郤如

闕伯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曠墜不師尹無

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闕伯實沈則參商也

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

仆墜落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

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誅濟曰趙王倫篡位遷惠帝於金

令繆播云太史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謠善曰

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末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

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

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善曰朝為伊周夕

為桀跖翰曰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

大駭矣下有盜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脇於勢利於是輕薄

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交蟲之赴火銑曰成首為善

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

紀謂十犯國之綱紀言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

誰能救之良曰繁襄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善曰

於貪弊將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

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列之散吏也翰曰素習也

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

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

寇賊也烏合之眾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

敵遠矣善曰曹子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咋

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向曰未農器也裳衣

戈裂衣裳為旗幡皆非戰器也善曰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

善本無芥字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

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

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寶

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

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良曰劉曜入洛陽殺吳士晏竟

可勝數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

王晏光祿大夫竟陵士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

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

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銑曰大器

勢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六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

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

生六藝以利害相... 若積水于防燎火于... 於字本... 原未堂... 靜也... 善曰周禮曰以防...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 濟曰言治... 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 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 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良曰言智王... 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人已不自主利者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扞... 大患則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 翰曰... 祀之... 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主取... 人以自養... 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 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 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 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 德曰感而應之謂聖... 德之王而人歸之也

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 皆相感也... 善曰毛詩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 川淵深而魚鱉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 順乎天而享其... 川淵者龍魚之居也... 國家者士人之居也... 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向曰聖人應天順... 然後設禮文以治... 之斷刑罰以威之... 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 人...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 謹好惡以示之審... 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禍福以喻之... 良曰諭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 善... 書曰朱雋宣國...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 威靈審示禍福... 方... 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 心然後入知向正道矣方道也... 善曰左氏傳叔向日... 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 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 善曰鸚冠子所謂...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善曰鸚冠子所謂...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惡死樂生

銖曰言悅教安俗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廉恥篤日子路洽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宵懷向曰篤厚也閭里門銷除也宵懷記曰惰慢邪僻之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仁人無求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良曰干犯也紀綱也秦末之時陳勝奮臂天下響應而亂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根深廣又不夫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

厚則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上安是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銖曰人心不遷故長久向曰言昔主哉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善曰左氏傳韓厥曰三伐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齊曰吳公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命善本作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良曰姜姓母各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善曰毛詩

卷之九 十五

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也天而

教皆於后稷而得中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

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胎家室

也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

也郃后稷教世種黍稷堯啟封於郃就其家室變更也至于

公劉遭狄人之亂去亂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

糧于橐註于囊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稷不忍使

日囊皆盛糧食之器也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橐

日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鬪其民裹糧食囊之中

乘其餘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濟曰陟外也嶽小

而夫

從公劉居者或外山或下原反履重苦也善曰毛詩大

雅文也毛萇曰嶽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外

嶽復下在原文以至干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

命杖策而去之良曰大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

日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弟

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弟居矣

因杖策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翰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許水涯岐下岐

山之下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

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滸沮側也謂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鏡曰周人謂公劉所居幽人也

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日言所從者漸多善曰

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每勞來而安集之以仁惠

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日言所從者漸多善曰

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善曰故其詩

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

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宜乃畝良曰慰安止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

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

音翰曰王季太王之子也貊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

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載錫之光統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

推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倦曰長慶賞刑威

日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

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

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

新鄭玄曰太王闕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向曰

敬貌昭明也聿遂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善曰

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兒也昭明也聿

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

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善本有

也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

成福祿善曰而其後妃善本作躬行四教翰曰四教一

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是也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

尊敬師傳服澣濯之衣脩頰之事化天下以婦道師傳

女師傳母也... 天下為婦人之道... 詩曰葛之覃兮... 兄弟以御于家邦... 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天命未至... 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 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 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女師傳母也... 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 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締絡女功之事煩辱者也... 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善本有也字... 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

能正理於國家...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

於家... 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

濟曰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又蕭蕭免置施於中林赴

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

施于中林赴武夫公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蔽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善曰毛詩於善本有

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各外謂夷狄也外謂夷狄也... 於善本有

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

天命未至... 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

伐武王曰天...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

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 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

善曰琴操曰崇侯諳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

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

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

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 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廢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

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

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

之良曰靜安也自后稷之本始於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德

業至于文王始平之以受命也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

五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帝能安理天

下者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闕王欲壅之太子

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

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

十五王謂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

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故其積基樹本經緯

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

善本有也字其安人善本作立政者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

度之一致也揆度也善曰文質已見上文安人已今晉

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烈盛

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

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微也

以便當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善曰左氏傳司受遺

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亮良曰齊王芳

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 諸桐宮三年復歸于毫思庸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

位於毫也毫太甲都也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
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
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高貴冲人不得復子
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毫思庸也

明辟 翰曰齊王廢立高貴卿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
成王政後復于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
位善曰魏志曰高貴卿公講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
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
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
予冲人弗及知又周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善本作
公曰朕復子明辟

分八百之會也 銑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
不暇如武王興兵而會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
諸侯也善曰二祖景文是

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向曰言立根本急
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善曰景福殿
賦曰武創元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

俗淫僻取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 濟曰淫過
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良曰黜退也莊老
放誕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
善曰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談者以虛薄為辯而

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談者以虛薄為辯而
賤名檢 善本作儉字 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
感眾劉謙昔紀應瞻表曰元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
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華俗

信 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狹也善
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
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進仕者以苟得
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為貴而鄙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
則見鄙惡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
苟得祿而已公羊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濟曰望
傳曰君子大居正

傳曰君子大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濟曰望

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謙也善曰劉謙晉紀應
表曰元康以來至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
蘭薰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良曰
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正朝
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善曰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
談也蕭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翰曰
杌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屢數
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邪正時
皆謂之俗吏善曰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
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
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
書傳云曰論經禮者謂之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俗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眾者依阿無
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海內重名也
若夫文王日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善
作點以為灰塵而相詬候病矣向曰嗤笑黜辱詬恥也言
字

笑辱輕之如灰塵取之以為病者善曰尚書曰文王百
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
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
惡之實情愿奔於貨欲善本從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
為身擇利也澗曰言毀譽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愿邪也欲貪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強上疏曰苟寵所愛而秉鈞當軸之
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
士身兼官以十數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
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善曰毛詩曰
秉國之鈞四方是維相寬鹽鐵論
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
事之失十恒八九也善本無也字翰曰要善也言大任
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
微之事多失也善曰漢書解故曰機
事所惣疏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
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
超善曰崇讓論曰非勢家之

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凶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善曰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銑曰鑿契築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仲孫誦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乘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善木無也字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千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爭善本作而見師尹之多僻良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故後也

俗傳純祖先為五伯充之先為市鬼故以此言相答也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善曰千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鬼故以考平吳之功而善本無知將帥之不讓翰曰考校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善曰千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長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銑曰悟覺也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言戎狄疆廣歷世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為患宜及平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釁善曰千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焉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向曰傳玄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向曰傳玄天下無役謀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嘗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相靈也曰朕克已為理方之

相靈賣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言則知百官邪僻也善曰干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欺也傳咸奏若也

日臣以貨賂流行良且深絕魯褒又作錢神論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善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上書日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部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良日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善曰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平王

之羽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我乎吳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矣乎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入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之痛哭 銖曰范燮以君尅敵無禮乃使祝宗祈死賈誼上疏云享國家之事可為痛哭者一也善曰左氏

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曰可為痛哭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放蕩善本作蕩之德臨

之哉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賂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善曰惠帝已見

西征賦毛詩曰蕩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

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濟曰賈后惠帝

六宮中宮也言天若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

功為妖嬈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

一婦人也
子取后在宮
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
搗之子隨刃墜又曰韓
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懷帝承亂
善本有得位羈於疆臣
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羈東也疆臣謂東海王愍帝
越也善曰下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愍兵輔政愍帝
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
翰曰洛陽領覆秦王業避難於許
長安也言徙則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
善曰干寶
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穎豫州刺史關
帝以天下無主
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
之矣
統曰去謂去晉室也雄謂有威之稱
善曰孟子曰
五伯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
也
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
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
善曰徐廣晉
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
望氣者又云
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大作之合載猶生也

豫章有天子氣
濟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人也豫章郡名
善曰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

有天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
善曰毛詩曰維予小子
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
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
日遽興遽廢能用事

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
翰曰惠帝立愍懷為太子賈后
無子廢太子矯詔而殺之武帝

子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成都王拜屯騎校尉
趙王倫篡逆章度謀舉義兵迎太子士度封長沙王拜步
兵校尉齊王回驕矜士度攻回縛於帝前河間王顯欲發
天子立成都王士度與戰遂為顯所誅言此數王俱有權
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
遙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
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言太子趙王倫
酖殺賈后帝詔謚遙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
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
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
偽云有詔助淮南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
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
倫死後廢太子單立穎為皇太子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
殺之於鄴又曰六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回

相攻國敗縛至上崩又北左右斬之河間王顯欲愍而懷太子立成旬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蓋曰孝

懷皇帝尚書劉向文善本作識云滅亡之後有少而善本作如

字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善本得下朋按

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善本有得位於長安善本又有固秦地

也銖曰讖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善曰干寶晉懷紀曰關中

建秦土業為皇太子木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而西以南

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於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寶晉紀愍

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石丞相南陽王督

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

子或以南陽王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

為秦王非也

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向日徵祥謂讖與嘉

道也建立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禾也皇極謂大中之

所虜也善曰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

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善本作乎字濟曰帝天

哉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或應由人不淳耀之烈未

能弘道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淳耀之烈未

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

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

大命垂集於東晉也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

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本作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
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夏殷
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日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
典掌頒布務事也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
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
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
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
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
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
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
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
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川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
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女史彤管

記功書過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善曰毛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居有保阿之訓勳有環珮之響良

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

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

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
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

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進

今立車無駟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

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翰曰后妃之德當

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善曰毛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銑曰皇后主陰政也
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內則禮篇各主教婦
人法則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
備六佐宜陰教事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

備六佐宜陰教事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

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良曰以亂寵愛妄破國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脩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循其號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整力之切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整理也高祖帷薄不脩孝文在席無辨銖曰惟薄謂閨房也謂幸戚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在席卧席也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右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惟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栢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在席單席然而選納

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

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懷庭宮名三千宮人

數也武帝置婕妤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

前史載之詳矣濟曰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矣及光武中

興斷雕為朴良曰言斷斫雕鏤却為朴素也善曰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

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以善本

以善本

以善本

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

淑哲翰曰算計也謂計入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絲女按來者擇也以

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廷丞相工閎視童女年明

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閩之

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鏡曰令善閩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沉溺政教

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善向使因設外戚

之禁編著甲令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為甲令善曰改正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

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

遺後世豈不美哉善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也言明帝

御已雖有節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故孝章以下

漸用色授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炆顯宗

第五子也恩隆好合遂忘湍蠹自古雖主幼時難善本

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鏡曰好合謂志意合也湍穢蠹蟲冢宰大唯秦苻太后

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向曰苻太后襄王母穰侯

秦相魏冉也嬴秦姓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苻氏號宣太后

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

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因謬誤

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相帝靈帝和帝也六后

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

六后皆執權勢立閭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善曰

太后與元鷹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闕太后與兄顯立渭北惠王予北鄉侯懿又曰相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萇解瀆亭侯相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關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相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末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安官
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
纓纒紕於園犴之下良曰帟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謝弼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纓纒也纒墨索也紕學也園犴獄名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纒紕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
湮滅連踵傾軛

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翰曰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赴踊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履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胤商貨繼路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滅陵夷微也淪亡焦爛也
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詩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嘆略同一揆向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書曰北理耳揆理也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書曰北
故考烈善本作**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故事異而同居正號**
者並列乎善本作**篇**濟曰行迹謂所行**其以恩私追尊非**
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

所見係善本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良曰追尊謂

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善曰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終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